加國香港人致敬感恩法輪功

【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道】加拿大感恩節前夕，旅居多倫多的香港基督徒Dino Chan接受《看中國》採訪，談到他最近為法輪功學員創作的四首歌曲，並希望藉著音樂，向曾經協助香港社會運動的法輪功學員表達由衷的感恩。

圖片來源：攝影：看中國



◀加拿大香港人Dino Chan（右）和手足Wing在多倫多太古廣場外的「光復香港廣場」。

從反23條 到「光復香港廣場」

Dino Chan告訴《看中國》記者，自己最早注意到法輪功學員，可追溯到2003年7月1日5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遊行反對23條立法，此後在各類遊行示威多有交集。他特別留意到，2019年至2020年之間反送中期間，法輪功學員設計「天滅中共」等文宣品，跟香港人一起爭取自由。

三年以來，Dino常常來到位於多倫多太古廣場外，和手足一起擺出各種黃色的雨傘、展板和各色旗幟，默默的傳遞著「光復香港」等信息，尤其在6月4日、6月12日、7月21、8月31等有紀念意義的日子，會舉行特別的紀念儀式。他們給那裏起了個名字叫「光復香港廣場」，把這塊地方當作抗擊中共的「橋頭堡」。而這裏，也是多倫多法輪功學員十幾年來堅守的講述法輪功受迫害真相的地方。兩個群體通常在不同的時間段，擺出各自的橫幅、展板，傳遞著真相信息。

「很感謝法輪功的學員，經過一段時間，大家信任，有不同的合作。」Dino說。有時真相橫幅被「小粉紅」襲擊，甚至摧毀，雙方會互相支援。

寫歌的初衷

談到為甚麼為法輪功學員寫歌？Dino Chan說：是想記住法輪功學員在2003年至2019年間為香港付出的一切，包括民主、自由方面的遊行，以及帶有啟發性的集會。當他參加720法輪功反迫害27周年的活動後，又動念再寫兩首。7月20日傍晚，燭光點點中，法輪功學員在多倫多中領館外靜坐悼念逝去的同修，學員手捧被迫害致死同修的照片做成的花圈，讓他深受觸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拒絕遺忘。」他說：「法輪功（學員）協助過香港很多事情，我希望可以借這個機會道謝、感恩。」他認為，人們很容易遺忘歷史。「我們經常遺忘很多事情，比如六四（死難者），很多人付出了生命—我們遺忘了。今天，回望香港2019年，我們是不是都遺忘了？如果遺忘了，我們的歷史其實是不健康的……每個人的生命一定是最珍貴的。如果一個人可以用生命去傳遞真相，讓人們保持道德底線，這是一定要悼念的，否則這個世界會亂。」

〈逆光堅守〉 不想失去良心

〈逆光堅守〉的創作，源於2019年大紀元香港印刷廠的遭遇。Dino Chan說，該印刷廠當年遭到中共黑手「惡意破壞、放火」，但仍然繼續印刷敢於揭示真相的報紙，支持香港2019年的社運。

「法輪功（學員）曾經是我們香港（人）的一員，我不想忘記這件事。」他說，有人認為事情已經過去，所以不再提起，「我不希望這樣。過去做過的好事，付出過的，有血有汗，要給法輪功（學員）記下這筆功勞。」

「我只覺得自己（要對得起）良心，我不想遺忘，我不想失去良心和道德。」

〈生命守護真善忍〉 在黑暗中守住底線

另一首〈生命守護真善忍〉，他想表達對法輪功學員堅持講真話付出巨大代價的理解。他說，法輪功學員在不同地方掛出海報、講述真相，「是在一個黑暗的時間、謊言荒謬的世界裏，仍然站出來告訴別人，他守護著甚麼樣的道德底線，真話是甚麼。」

他認為，這份堅持在當今尤其難得。「當這個世界、國家出現災難，或者很崩潰的時候，幾乎沒有宗教站出來帶領人民，守護道德底線或良知底線。而法輪功做到了這一點，比其他宗教教派站得更加清楚。」他說，這種堅持值得「給與尊重和讚頌」。

他說，在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毀和利益誘惑下，不少華人的道德底線正在消失，希望借歌曲告訴法輪功學員和有良知的華人：「不是沒有人知道（這一點），有人知道，有人記得，不會忘記。」

〈金船的初航〉 無數人一起建造的船

〈金船的初航〉和同系列的另一首歌，來自他在7月20日參加法輪功燭光悼念被迫害致死學員現場的感受。他說，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寫歌詞，查了很多資料，也與法輪功學員進行過交談。

他談到自己對「金船」的理解，他說：「很多不同的逝去的法輪功學員的靈魂，和遭遇很多迫害的人，一起創造了心目中理想的，可以到達彼岸的一艘船。而這艘船是無數人一起建立起來的。」

他希望歌曲能給受迫害的學員，和他們的家人帶來安撫。「我很想告訴法輪功學員，不是沒有人知道，有人明白你們做的事很偉大。」

基督徒心中的「公義」

Dino Chan是基督徒。他說，《耶利米書》中有一句話對他影響很深：「如果一個城市裏能找到一個願意站出來講真話、行公義的人，這個城市就不會被毀滅。」「很多人不明白這句話的分量有多重。」他說。

他直言，從法輪功學員身上看到了「行公義」的內涵，並深受感召和啟發：「我不管別人如何，先做好自己。我願意站出來，講真話，追求真相。」

9月22日事件 不讓加拿大成下一個香港

談到9月22日法輪功學員，在多倫多中領館外遭襲擊和死亡威脅的事件，Dino Chan說，他第一時間就在社媒發表聲明予以譴責，並敦促加拿大警方盡快抓捕肇事者，並做出檢控。他也呼籲政府以此事為契機，推動《外國代理人法》的相關問責。

他說，今天被襲擊的是法輪功學員，明天可能是基督教或其他信仰群體。「我們已經失去了香港，來到加拿大，如果我們都不守護這裏的安全、文化、治安、法律，我們還可以去哪裏呢？我們不希望加拿大成為下一個香港。」

加拿大感恩節將至，Dino Chan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致謝。「我希望法輪功創始人可以繼續令法輪功的理念發揚光大，帶領更多人做到真善忍，讓人明白甚麼叫道德底線，甚麼叫良知，在黑暗中帶來希望。」

對於遍及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他說：「我衷心祝福他們身體健康，真的可以安全，不會因為中共的分化扭曲，令他們的理念、他們的信仰、道德底線有任何偏差，仍然可以堅持下去。」

投毒18月 華裔工程師僅獲緩刑還想洗白案底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綜合】美國加州一宗令人震驚的職場投毒案，再度引發關注。一名華裔化學工程師被控長期向女同事的飲用水和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屬，導致受害人多次病危，甚至連她的父母也受到毒害。

據《三藩市標準報》（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10日獨家報導，現年50歲的受害人袁蓉（Rong Yuan）首次公開講述這場持續近18個月的噩夢。美國廣播公司三藩市第七頻道（ABC7）也於11日播出了這段令人怵目驚心的投毒影片。

莫名病倒監控揭投毒真相

案件發生在加州伯克利工程與研究公司（Berkeley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徐大衛（David Xu）和袁蓉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冶金工程師，兩人曾先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同一實驗室取得博士學位。

2017年1月，袁蓉進入該公司工作。不久後，她便出現持續乾嘔、脫髮、噁心等症狀，身體狀況不斷惡化。

最嚴重時，她頻繁嘔吐，多次被送往醫院急診，甚至專程返回中國尋求治療。由於始終查不出病因，她一度懷疑自己患上胃癌。

2018年11月，袁蓉因嚴重嘔吐向同事發郵件請假。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徐大衛竟在回覆中表示，她應該在家休息，不必急著返回辦公室，還暗示公司的環境可能存在黴菌問題。

直到2019年1月，袁蓉的母親喝下她從辦公室帶回的水，察覺味道異常，她才開始懷疑有人在飲用水中動手腳。

隨後，她購買了一台微型攝錄機，秘密安裝在辦公桌附近。

2019年2月11日和3月4日，攝錄機先後拍下徐大衛接近袁蓉辦公桌，接觸其水瓶的畫面。其中3月4日的影片清楚顯示，他將一個白色小容器中的物質倒入水瓶。袁蓉看到錄像後震驚不已，立即將證據交給警方。

水中鎘濃度超標350萬倍 父母也遭毒害

警方調查發現，袁蓉的水瓶中含有劇毒重金屬鎘（Cadmium）。

《三藩市標準報》查閱的實驗室報告顯示，部份水樣中的鎘濃度竟達到美國聯邦飲用水標準限值的350萬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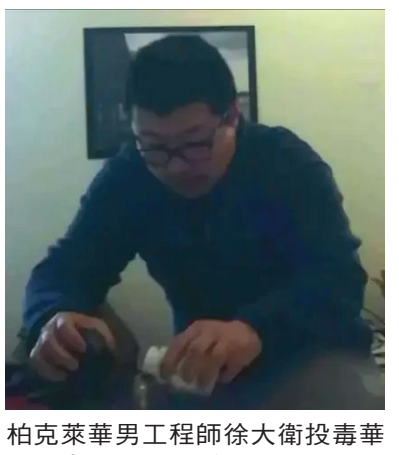
鎘是一種具有嚴重毒性的重金屬，長期接觸可能造成腎臟損傷、骨骼疾病及其他嚴重健康問題，高劑量攝入甚至可能致命。

更令人震驚的是，袁蓉的父母也未能倖免。

由於袁蓉曾將辦公室的水帶回家，她的母親使用這些水做飯，父母因此也接觸到有毒物質。警方隨後檢驗三人的血液，均發現鎘含量異常升高。

據《洛杉磯時報》2019年的報導，檢方當時認為，徐大衛自2017年10月開始，多次在袁蓉的食物和飲用水中加入有害物質。

至於投毒動機，《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24年披露，加州工程師執照管理機構曾在法庭文件中指出，徐大衛擔心袁蓉在專業領域與自己競爭，威脅其在公司的地位。



柏克萊華男工程師徐大衛投毒華女同事獲輕判，受害者不滿，欲討回公道。

2019年3月28日，警方將徐大衛逮捕。檢方最初以預謀謀殺未遂及兩項重罪投毒罪名起訴他。

原面臨終身監禁 最終只判兩年緩刑

此案最具爭議的部份，是最終量刑與最初指控之間的巨大落差。

2019年遭到起訴時，徐大衛面臨的最高刑罰可能達到終身監禁。然而，案件在司法系統中拖延多年後，出現重大轉折。

2023年，主張減少監禁、推動刑事司法改革的阿拉米達縣地方檢察官帕梅拉·普萊斯（Pamela Price）上任。在她領導的檢察官辦公室提出的認罪協議下，徐大衛原先面臨的謀殺未遂等指控被撤銷，僅保留一項重罪投毒罪。

徐大衛於2023年9月對該罪名做出不抗辯答辯（No Contest），法律效果相當於定罪，但不代表正式承認檢方指控的全部事實。

協議原本建議一年緩刑。2024年3月，法官金伯利·科爾韋爾（Kimberly Colwell）認為量刑過於寬鬆，將緩刑延長至兩年。

根據《三藩市紀事報》取得的庭審紀錄，科爾韋爾法官形容這項量刑安排「極其寬大」。

最終，徐大衛獲判兩年緩刑，以及一天折抵已服刑期的監禁處罰。雖然他在2019年被捕後曾實際羈押約一週，並經歷長期電子監控，但定罪後並未再被判處長期監禁。經濟賠償同樣引發爭議。袁蓉曾要求近50萬美元賠償，法院最終裁定的賠償金額卻只有7058美元。

據《三藩市標準報》報導，袁蓉至今仍受到長期健康問題困擾，無法全職工作。她認為，自己和家人承受的痛苦，與徐大衛受到的處罰嚴重不成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普萊斯後來遭選民罷免。她任內推動的寬鬆認罪協議，也是引發公眾不滿的原因之一。

緩刑結束竟申請撤銷定罪 加州司法再受質疑

2026年3月，徐大衛完成兩年緩刑。但案件並未因此畫上句號。

據ABC7報導，徐大衛定於10月12日出庭，要求阿拉米達縣法院根據加州法律撤銷其重罪定罪。這種法律程序通常被稱為「Expungement」，並不意味著犯罪事實完全消失，也不等於刪除警方掌握的所有犯罪資料，但可能減少相關定罪紀錄在一般就業背景調查中的影響。

《三藩市標準報》指出，加州現行法律允許符合條件、完成全部緩刑要求的罪犯申請撤銷定罪，而投毒罪並不屬於明確排除適用的罪名。

當地檢察官辦公室已經對徐大衛的申請提出異議。

對於受害人袁蓉而言，這無疑是又一次沉重打擊。她擔心，一旦申請獲得批准，未來僱主可能無法在普通背景調查中看到徐大衛的這項定罪紀錄，令其重新進入職場變得更加容易。為阻止案件被公眾遺忘，袁蓉決定公開當年拍攝的投毒影片。她向《三藩市標準報》表示，自己已經對司法制度深感失望，公開證據是她最後能夠採取的行動之一。

這宗案件也再次將加州近年來備受爭議的寬刑政策推上風口浪尖。支持刑事司法改革者認為，量刑應考慮被告背景、認罪協議和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批評者則質疑，對於持續一年多、使用劇毒物質、造成多人嚴重健康損害的犯罪，幾乎不必入獄的處罰，究竟能產生多少威懾作用。

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一名掌握高度專業化學知識的工程師，利用自身知識實施長期投毒，最終卻獲得遠輕於最初指控所對應刑罰的處理結果。

當司法制度給予犯罪者重新開始的機會，卻未能讓受害者感受到相應的公平時，公眾對法律威懾力的信任難免受到衝擊。

輕刑主義究竟是在促進社會修復，還是變相降低嚴重犯罪的代價？徐大衛案無疑再次提出了這一尖銳問題。而當公眾認為法律無法提供充分保護時，更令人擔憂的後果，是人們對司法正義失去信心，甚至產生以私力救濟取代法律程序的衝動。對於仍在承受投毒後遺症的袁蓉來說，法律上的寬恕，顯然遠沒有帶來她所期待的公正。